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37

25 Octo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三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帕尔先生

理事国：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印度)

洪加武先生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基希亚先生

兰普尔先生

希德尔夫人

比利亚雷亚尔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法富特先生

杨先生

卡拉索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20)(续前)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突尼斯和尼日利亚两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和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多哥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常驻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多哥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代表按照《宪章》中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多哥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 S/12424 号文件，其中载有十月二十四日芬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准将。欢迎这位杰出的部长，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在这段时间我们正讨论这样一个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问题。在你明智的领导下，我相信安理会一定会达到它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

上星期国际社会震惊地获悉，沃斯特种族主义少数政府发动了一个政治和罪恶镇压的新浪潮。从它残暴的程度来判断，这次无故施于南非国内无力抵抗的非洲人甚至白种开明人士的镇压，在波折重重的南非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但是，这是沃斯特政权开倒车走上南部非洲种族战争的危险道路的另一步。

我国代表团认为，即使对狂热支持种族主义者的人来说，这次镇压也是一件难堪的事。南非自称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却故意算准在这个时候发动这次镇压，使比勒陀利亚侮辱联合国的丑恶记录又增添一页。这次镇压是对《联合国宪章》的侮辱，而这些种族主义者一度曾经承诺格遵《宪章》的原则。不仅如此，最近的镇压行为等于厚颜藐视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

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目前的镇压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何况据报导说，沃斯特现在正和安全理事会里五个西方成员谈判纳米比亚实行独立的方式。这种卑劣的行为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和他的爪牙就象俗话里说花豹无法改变它身上的斑点一样，他们根本反对让非洲人得到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通常应该得到的基本尊严和照顾。

人人都知道这次盲目镇压非洲人的详细情形。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不肯容忍种族隔离制度受到丝毫的反对。令人担忧的是，这次被捕的黑人大约有150名，其中包括珀西·科博扎先生。他是《世界》报的黑人编辑。在非洲人里是第二份销路最多的报纸。据报导，科博扎先生被解送的地方就是上个月史蒂芬·比科被残酷谋杀的那个拘留营。我们同样震惊地获悉《每日快报》的白人编辑唐纳德·伍兹先生也被禁止五年。还有数目不详的其他黑人和白人也都被禁止。既然没有

(尼日利亚)

官方发表的名单，这一类受害人的数目很可能是惊人的。科博扎先生和伍兹先生都以报导平实闻名的。就科博扎先生而言，他的报纸报导史蒂芬·比科的悲惨事件的方式是比较有分寸的，这就是他报导平实的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种族主义者逮捕了科博扎先生和伍兹先生，就显露他们内心对敢丝毫反对的人，都怀有报复和冷酷无情的本性，因为，在种族主义的南非，一名记者如果以报导平实闻名，立刻会被人扣上共产党间谍或颠覆份子的罪名。

所谓的国民党自从在一九四八年得到政权以后，一直把各家英文报纸视为敌人。后来，这个新政府逐渐扩大种族统治，僭取权力来压制新闻界的反对力量。三十年之后，编辑和记者必须不断地请教法律顾问，来决定谁的话准许他们引述，什么东西准许他们拍照片，他们会不会惹上官司，被指控一打罪名之中的任何一种罪名：从轻描淡写的“制造黑白仇恨”到现在常用“促进共产主义目标”的可怕罪名。

对于报刊或组织而言，禁止等于剥夺了许多人的生计。这就是《世界》报的情况。在上周以前它还是一个黑人的主要报纸。对于个人而言，禁止等于一种半监禁的形式。这就是伍兹先生和其他无数的人遭到的命运。科博扎先生遭遇到的是正式逮捕，这还要坏千万倍，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人不经审判就被无限期地拘留。比勒陀利亚政权以其一贯的傲慢态度声称，它这样做是为了西方和所谓自由世界的利益。可笑的是，种族主义政权的所做所为可以说是与西方奉行人类关系上文明行为的原则和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就在一周前，当大会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时，我重申我国代表团怀疑南非政权对南部非洲正在展开的事件的诚意。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种族主义者会选择联合国大会举行本届会议期间，趁着他们同安理会五成员就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来证明我们猜得一点不错。假如我们这个崇高的组织——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想维持它的信誉，就必须趁这个时机，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打击这种无耻的行为。

我要重申，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这样继续向全世界进行敲诈是不可容忍的。

(尼日利亚)

幸而，本组织虽然有一些内在的缺陷，但是根据《宪章》里的规定，它有能力坚定地应付南非目前存在的爆炸性局势，一个确实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安全理事会对人类负有特殊的责任，它应当采取迅速而具体的措施，遏止南非目前情况的恶化。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仅仅谴责种族主义者残酷、镇压和恐怖的行径，是不够的。这个办法以前用过好几次，始终没有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发生任何令人满意的效果。安理会应当更进一步，特别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石油和武器禁运。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南非的友邦，应当加强上述措施，立刻停止在南非作新的投资，并且采取步骤撤除它们在南非现有的投资。南非的局势已经到了极严重的地步，仅仅召回大使是不够的。现在，西方国家应该接受沃斯特向它们的崇奉的原则与理想的挑战。事实上，假如要避免种族战争，各个大国应该趁此时机协调行动，适当应付这个不断恶化的局势。这也许是我们在那个地区避免种族战争的最后机会了。我们相信，实施强制制裁并严格遵守这个制裁，就可以消灭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尼日利亚代表团希望所有国家都觉察出危险的信号，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凡是同种族主义者在贸易上或者在交换核技术方面进行勾结的国家都应当审查这些关系。它们必须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努力孤立南非。我诚恳地希望它们了解到它们同南非的勾结，对维持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多大的帮助。我们也期望它们，除了同种族主义者断绝一切关系之外，还向各解放运动提供精神和物质的援助，帮助它们进行合法的斗争，来推翻丑恶的种族主义制度，建立该地区各种族都享有平等、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气氛。

就我国而言，如我国国家元首在拉各斯举行的世界反种族隔离行动大会中所宣布，尼日利亚正在采取适当的步骤，查出那些跨国公司一方面在尼日利亚跟我们作生意，一方面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诚恳地希望它们能听从我们的警告，采取相应行动。我们也作出了承诺，对于那些那个悲惨的国家里决心争取自由、

(贝宁)

社会正义和自决的一切自由斗士，继续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我们相信，我们这么做，是对人类作出小小的贡献。南非被压迫的、在痛苦中的群众，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被劫持为人质，处于最可怕的情况下，受到奴隶一般的待遇，他们仰望着安理会的援救、支持、甚至物质援助。如果现在提供这些援助，安理会就会成功地重新建立它的信誉，并且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出了贡献。如果不提供这些援助，那么，走向自由和自决的道路将是漫长的、痛苦的、甚至是血迹斑斑的。不过，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洪加武先生（贝宁）：贝宁人民共和国看不出这次辩论中有什么新的进展；这次辩论只不过是一九七七年三月间的辩论的延续。大家都知道那次辩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中断的。

面对着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南非黑种非洲人采取的镇压措施，看到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正设法迫使安全理事会摆出不仁不义的情性和不可原谅的疏忽态度，非洲集团想把安全理事会从这种态度中摇醒。这个不仁不义的情性和不可原谅的疏忽态度无疑地反映出西方国家和那些政权的勾结，而那此政权的日常行动对非洲和国际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少数政权在帝国主义包围我国的阴谋里，担当了具体的任务，目的是迫使我国人民屈服，剥削我们的资源。

事实是严峻的，帝国主义者和各种拥护他们的人都不愿意我们揭露事实，——这是很可以了解的。

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回想到三月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幕后交易、诡诈的计策和针对非洲集团的一切阴谋。非洲的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它们使出挑拨离间的惯技，利用非洲人来反对非洲人或对付其他的人，使安理会在每一次彻底的辩论之后，无法采取对付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而使我们的敌人感到不便的措施。

今天看到非洲集团，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而得到整个非洲适当授权，始终立场坚定，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甚至是令人鼓舞的事。非洲集团始终不为甜言蜜语所惑，这些话后来证明都是阿谀的空话。我们以此自傲。这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失败，虽然它在安理会中有许多代表。我们希望能在非洲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也希望南部非洲这些不人道的政权无可避免地归于消灭。

贝宁人民共和国和整个非洲都不希望用新殖民主义拼拼凑凑的方法来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我们要南部非洲的全体中民都获得自由人的尊严。

目前，非洲并没有同沃斯特和史密斯两个政权公开作战。安理会中三个非洲成员提出的，也就是有些人枉费心机想否决的四项决议草案，并不是向沃斯特政权公开宣战，这四个草案只是主张采取几项简单的措施。在我们看来，这些措施的好处是证明我们同南部非洲被压迫的人民坚决团结一致。这些措施——例如武器禁运、停止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核武器方面的合作，停止投资或任何经济勾结，以免加强比勒陀利亚的攻击潜力——都是符合本组织《宪章》规定的典型措施。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措施会创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有效集体压力的气氛。

我国代表团认为，总的来看，这些措施，绝不会使任何一方难堪，只会促使南部非洲问题和平地、迅速地解决。如果一些人对这些措施和它们的范围有不同的解释，那就清楚证明当前的一切谈判都违反了非洲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破坏行动，蓄意用来分裂非洲，摧毁我们非洲的进步力量。

贝宁人民共和国和贝宁人民绝不参与这种阴谋。

非洲希望和平。这次恢复辩论就证明非洲希望南部非洲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和平解决，并且愿意毫不犹豫地支持所有正当的倡议。但是贝宁将在安理会内外谴责和反对任何目的在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来保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计划。

对整个非洲而言，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是沃斯特政权崩溃的必要预兆。这是辩证的逻辑。

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并不认为当前的辩论阻碍我们认真努力寻求南部非洲问

(中国)

题公平满意的解决办法。 非洲的朋友们不难了解这一点。 延长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对谁都没有好处。

陈楚先生 (中国)：自今年三月安理会审议南非问题以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反动气焰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怙恶不悛，变本加厉地对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进行野蛮镇压。

不久前，发生了南非黑人领袖比科在狱中被南非当局施加种种酷刑，残暴折磨致死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十月十九日，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又经过精心策划，悍然封闭了两家黑人报纸，禁止十八个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进行活动，并在各地大肆搜捕黑人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迫害和镇压阿扎尼亚人民。这是南非当局自去年索韦托惨案以来，对阿扎尼亚人民犯下的又一个新的严重的野蛮罪行。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对此感到无比义愤并给予强烈谴责。

近年来，在全体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南部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高涨。津巴布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在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坚持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英勇的阿扎尼亚人民不顾残暴镇压，不断掀起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抗暴斗争。最近，广大黑人学生反对种族隔离的“班图教育”制度的浪潮席卷全国。沃斯特、史密斯反动政权日益陷于四面楚歌，十分孤立的绝望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小撮种族主义者，妄图挽救其行将覆灭的命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玩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纳米比亚，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一面声称“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一面又顽固地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出其全部武装力量，妄想要纳米比亚人民放下武器，接受在它的刺刀下举行的所谓“自由选举”。在津巴布韦，沃斯特不断给史密斯输血打气，支撑史密斯当局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南非，沃斯特之流在鼓吹要“改善种族关系”，“给予城市黑人以更大权力”的幌子下，加速推行“班图斯坦”计划，并不断强

(中国)

化暴力镇压机器，加紧对阿扎尼亚人民的迫害和镇压。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最近采取的大规模残暴镇压行动，是“已经准备了数星期之后”的精心预谋。这就一下子戳穿了南非当局鼓吹的什么“种族和解”、“谈判解决”，统统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在他们的词汇里，所谓“改善种族关系”，原来就是加倍地进行种族迫害和压迫。

南部非洲的一小撮种族主义者之所以敢于继续负隅顽抗，倒行逆施，除了出自其反动的本性以外，还由于他们得到超级大国不同形式的鼓励和支持。超级大国从其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出发，都想控制南部非洲。一个超级大国不断为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出谋划策，帮助他们搞“和平变革”的政治欺骗，妄图以此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在非洲国家之间和解放运动之间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以便插手进行干涉、控制和扩张，妄图取老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地位而代之。它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使得南部非洲人民认识到，在这里同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驱狼拒虎”同样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严峻任务。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阿扎尼亚人民所犯下的一系列新的严重罪行。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各项正义主张。我们认为，安理会应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暴行，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大力支持和援助阿扎尼亚人民和其他南部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归根到底，沃斯特之流的暴行，必将起到从反面进一步提高阿扎尼亚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觉悟的作用，并促使他们进一步认清对反动透顶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不可以抱任何幻想，而只能通过加强团结和坚持斗争，来赢得自己的独立和解放。正如第十三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决议所指出的：“保证南非非洲人免除再遭屠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十月二十一日非统组织就南非当局暴行问题发表的新闻公报再次重申上述主张，并“号召南

(中国)

非人民在此关头拿起武器，迎接挑战，以摆脱种族主义的桎梏”。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这就是伟大的非洲人民给沃斯特之流的最好回答。

谢谢主席先生。

(沙特阿拉伯)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 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实际上就是祝贺我自己。 你同我是这样亲密的朋友，如果对你说我多么敬佩你，多么敬爱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会令你受窘。 这并不是因为你是亚洲人，因为毕竟还有别人和我一样亲密，但并非来自亚洲；事实上，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可以套用阿拉伯一句俗话。 这句俗话说，“我有许多好兄弟不是我的同胞兄弟”。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兄弟。 每逢我有事请教，就会同你商量，每次总是受益不浅。 你年岁比我小，但无疑地，在智慧上却成熟多了。

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认为我义不容辞地要谈谈南非问题，因为我们自成功湖时代以来就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但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我们开始把自决原则发展成一项正式权利时，才更认真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之中有人已经花了七、八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件事情。 很幸运地，我们成功了，因为自决权利成为两项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的第一条规定。

但是，如果有一个象南非这样的会员国，不理睬人民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南非真正的本地人民的权利，那么，纵有关于人权及其他权利的公约，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大可不必一年又一年到这里来谈论南非问题，谴责南非，好象要把闷在心中的话讲出来，话说过了，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有人会说，“但谈谈总比打仗好啊！” 在裁军领域以及联合国其他许多领域，这句话是对的。 但对南非来说，我们却是一无所成。 秘书长及几位前任秘书长的确都认真努力谨慎处理这个问题，各个大国政府也的确已采取主动，要想作点什么。 我不是说，它们这样作法并“不认真”；就拿美国作个例子吧，美国最近派了我们的兄弟和同仁，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去同沃斯特先生会谈。 当然，美国是一个大国。 我不认为沃斯特先生肯同苏联谈话，因为他到

(沙特阿拉伯)

底怕共产党会渗透南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财务上同俄国多少有点直接关系的国家，的确都施加了值得赞扬的压力，进行值得称赞的干预——不是干预苏联的事务，而是替联合国出力，因为联合国必须遵守自己的《宪章》。

我们的成就如何？我们一年又一年把同样的观念说了又说，但毫无结果。我们是自鸣得意，让这个问题没有结果地拖延下去好呢？还是采取大刀阔斧的作法好？我说“大刀阔斧的作法”，是指“军事干预”。我不认为联合国应当展开一个计划，实际上同南非政权开战。我们毕竟是决心维持和平的。

当然，我们可以派军队，监督有纠纷的地点不发生冲突——我们把它叫作“维持和平行动”。但是，联合国不能因为南非似乎年复一年顽强固执、不屈服、不讲理、就决定派军队去南非推翻这个政权。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很多办法，只要有诚意，只要按计划做——并不是说我已经找到了某一个计划，也不说我有某一个计划的版权——不过，我认为如果有善意，并考虑到沃斯特和中国代表所说的“沃斯特之流”，总有计划可以奏效。这一点，我等一会再谈。

刚才向各位说了一番开场白，指出继续举行这种没有结果的会议是没有用，现在我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突破。摆在我面前的是我认为切合事实的四个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我都仔细读过，都在三月间提出，提案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朋友贝宁、利比亚和毛里求斯的代表。我必须说，他们很聪明地把整个主题分为四节：第一节是关于释放被监禁的人；第二节是关于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第三节是关于经济方面——如何实施制裁；第四节是关于武器禁运。我认为这几国代表团不把这些因素一起列入一个决议草案，而想用几个标题点出这些决议草案的内容，看看在每个标题下可以分别得到什么结果。

即使这样，让我们看看今天作些什么？随手拿一份，我挑了关于财政或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现在，平心静气地、客观地，我要告诉我的非洲朋友们说，若

(沙特阿拉伯)

干国家——姑隐其名——在南非有经济利益。众所周知，在这个东道国和欧洲，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不是经济衰退而是不景气。除了我们的日本和德国朋友以外，我认为全世界经济正处于混乱之中。日本和德国似乎知道怎样平衡预算，勒紧裤带。

顺便我必须附带说，主席先生，我对你说的话也适用于冯·韦希马尔男爵，他以德国人最好的风度，非常有效地处理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我这些感谢的话，说晚了总比不说的好。

回到正题来说，我可以进一步指出，所谓的民主国家必须照顾到国内各方面的利益，虽然有许多国家是靠人出钱捐款产生出来的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已今非昔比了。我们应当求实际：我们是不是一时以为那些在南非有利益的人不会对他们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说：“瞧着，下次我们不再投你的票了”。政客们要永远维持自己的势力，如果他们不是为自己，就是要永远维持他们政党的政权。因此，非洲兄弟们——以及我们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让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不一时以为他们不会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来维持他们与南非的经济关系，除非情形无法控制，除非这里有暴动，不一定是黑人的暴动。美国有三千万黑人；我不知道联合王国有多少黑人或有色人种。如果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政府找麻烦，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我不认为我们一定要这样作。

那么，这个财政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不要太过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我说，在我们面前放着的三月间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用意值得称赞，打算尽力对付问题，看看能够怎么办，但是我不认为从经济和财政的观点来看，也许除非逐步的办法，还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坦白说，我对这种慢吞吞、一步一步的外交手段讨厌透了。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一步步地走上门来，每一步花上五年时间，天啊，就是三十年我们也解决不了面前这个问题。

现在谈谈释放被监禁的人。这些决议草案之一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南非政权应该释放他们。南非政府虽然不对，但是叫它释放这些被监禁的人，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反对这个政权，合不合道理呢？南非政府绝不会这样作；不只南非

(沙特阿拉伯)

政府，任何国家如果认为被监禁的人是危险分子，就不会释放他们。

因此，我们对他们该怎么办呢？联合国有没有想过，使这些被监禁的人获释，为他们寻求庇护地，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解放工作，特别是在正向南非政权提供财经援助的国家里，这可能是很明智——当然是很明智——或可行的办法？他们将是他们本国人民为自由的先驱。

我们为什么不要求我们杰出的秘书长谈判这个释放囚犯问题说：好吧！你们南非人，你们害怕如果释放他们，他们会制造麻烦。把他们交给我们联合国吧！我们会安置他们，一些安置在英国，一些安置在美国，一些安置在其他国家。我想，可能应当进行一些活动，来影响在压力下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政府应当受到赞扬；它们因为受到压力而给予援助，给谁援助？给南非。如果它们想在本国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停止这种援助。这方面可以有一点成效；让我们说，“释放这些被监禁的人，由我们来收留他们。”联合国要收留他们，然后由联合国同那些正向南非提供财经援助的国家谈判——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受到一些集团的压力。

不要忘记政治是以经济为转移的。有一天，我在另一次发言中说过这句话，我的好朋友雅科夫·马立克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我说“不对，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就是如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阿拉伯文只用几个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利益所在，必须照顾。”帕默斯顿不得不在议会说：“大家要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她的利益是永久的，是永恒”。我们阿拉伯人大约两千年前就用两个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利益所在，必须照顾”。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社会事务上或在人类任何方面的作为上，“利益所在，必须照顾”。

现在，这些决议草案中所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破坏区域的和平。这是事实，是正在发生的事。看看正在罗得西亚发生的事。看看正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发生的事；看看正在邻近国家发生的事。人民都想为南非的黑人作一点事。

我们通过决议让就能够使这些事情平静下来吗？我认为我们一直设法这样作，

(沙特阿拉伯)

但始终没有成功。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武器禁运。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记得我过去常常看到关于一位名叫巴兹尔·扎哈罗夫的绅士的消息——他被人认为是绅士，因为我们的英国朋友封他爵号——他后来成为巴兹尔·扎哈罗夫爵士。他原为希腊人，住在里维埃拉。他操纵军火生意，不但在欧洲如此，凡是在军火买卖可以赚得肮脏钱的地方都是如此。

有人在一九三〇年代写了一本关于扎哈罗夫的书，法文书名是 *Les Marchands de Mort*（《死亡商人》）。扎哈罗已死，但还有其他的死亡商人。今天有几百上千的扎哈罗夫。扎哈罗夫的勾当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时秘密但多半明目张胆进行的军火走私、军火贩卖的勾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任何想买军火的人只要读一读安东尼·桑普森最近的一本著作，书名《军火百货市场》，又名“从洛克希德到黎巴嫩”。两个月前，这本书刚出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读过，使我温故知新，也了解到目前很多事情。因此，细节不谈，我可以说武器禁运是办不到的，因为总有走私。

一九二九年，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我听我在欧洲的法国、德国和英国朋友说，有一个小国——就是卢森堡，也许不是这个国家而是住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卖的不是军火，而是军备原料、钢铁，一面卖给同盟国就是说德、奥等国，一面卖给所谓协约国，就是指法、英两国。因此，我们怎能希望禁运有任何结果呢？

我说过，如果我们的秘书长来商讨释放被监禁的人，可能会有结果。好吧！我们又回到开始的问题了。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凭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浅薄经验，我要建议某种极端的办法。我的一些想法可能被人认为不受欢迎，尤其是不受一些不肯妥协的非洲集团的欢迎。如果不妥协会有效果，我这个老头子会高举大旗走在他们前面。但在这些情况下，不妥协是没用的。不过热诚还是要有的。长久看来，南非政权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帝国，多少统治中东的帝国，是怎样摇摇欲坠而终于垮台。有时候，我告

(沙特阿拉伯)

诉阿拉伯人民说：不要以为是靠我们的努力使这种统治权瓦解，因为这个帝国是自己瓦解的。当然，我们也出了一点力。南非政权不可能永远生存。世界上正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欧洲工业国家及其他国家所控制不了的。但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人应当长期等待这些事情发展起来吗？我们认为可以有一点作为，——如我的中国朋友所说——反复地使沃斯特之流难堪。

首先，应宣布纳米比亚自由，使任何不满的黑人可以去纳米比亚自由定居。我听说那里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为什么要保持委任统治权呢？现在已经没有委任统治权了。我们应当使沃斯特以及有同样想法的人都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统治纳米比亚，纳米比亚应当门户开放；但是也应当向支持沃斯特的人、向拥有若干经济权益的白人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危害。这种作法是为黑人好，因为，在黑人能够自立之前，他们必须向白人学习。过去黑人没有机会象白人那样发展工业。因此，他们应该向白人学习。如果白人要过和平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呢？由他们去，让他们住在那里，但是住在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这是第一步，立即设法使纳米比亚独立，把纳米比亚的大门打开，以容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住在南非的一切黑人。这是要走的第一步。

我不看电视，但有人告诉过我，沃斯特要在美国此地电视上露脸。有人到南非去对他进行电视采访。我很留心地观察这个人 and 同他谈话的人。沃斯特和他的人都是惊弓之鸟，他们自以为是，必要时，他们会背水一战，这场战争会拖得很久，因为我们无法执行任何武器禁运。你们知道后果如何吗？他们会牺牲自己的人民，白人以及许多无辜的黑人。许多白人也是无辜的，但他们被洗过脑，就象其他人可以被洗脑一样。

我但愿甘地能够复生。但愿黑人不用抵制和武器，而用非暴力的抵抗。那么，白人就会让步，因为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没有一个甘地在那里，虽然他早年常常在那里。

因此，我们必须记得他们会背水一战，这场战争会拖得很久，因为他们在财政

(沙特阿拉伯)

和军火两方面会从外国得到秘密的援助。适当的作法是根据下列各点，同他们谈判。把种族隔离放在一边；我们在第三委员会里谈论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歧视。我们不应把我们在大会上说的话拿到这里来重复说一遍，或把我们在负责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委员会上说的话拿到这里来再说一遍。就说：“好吧！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白色，好吧，让我们从地理上来看：考虑到你们的人数、需要和生活水平，从南非割一块地作为你们的国家，其他地方则在黑人统治之下独立，可以完全独立，如果白人听从道理，也可以结成联邦，采取一致的对外政策”。

这是我认为实际的解决办法。如果你们要绕圈子，那么，我想明年大约这个时候，我们会有另一套决议草案，这种草案，不论多么富有建设性，通过以后都不能执行，因为那些掌握世界大权的人空话多，行动少。那些掌握世界大权的人不希望有对抗的局面。我确信，美国人方面有正义感，我确信——虽然我是拥护君主制度的人——俄国人决心支持任何受压迫的人。他们曾经在本国这样做，为什么不把这种做法推广到非洲去呢？但是它们这两个超级大国不愿意有任何对抗的局面，它们不愿意对抗，因为有些事情可能大到不能控制，会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我们这些外围的人。因此，它们不肯和和气气地联合起来设法作些可以产生结果的事，它们作些什么呢？它们打仗争夺势力范围，使小国遭殃。提起这种事来就令人恶心，但目前的情形就是如此。让我们呼吁超级大国看看可以采用什么大刀阔斧的办法，来解放南非的黑人。不要再搞你们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了。

我们要的是结果，否则你们黑人会说我们满口都是空话。我们不是满口空话，而是不认为大国现在对你们说的那一套——它们站在政府的地位，不是故意这样说——不是空话。我们要的是行动，不要这么多决议。

我保留我继续发言的权利，但不是今天，因为我的一位非洲兄弟问过我是否愿意在他发言之前讲话，他是一位自由斗士，现在想在安理会发言。我想他的发言不会超过半小时，毕竟各成员国应该好好地利用安理会和大会的时间，否则秘书长就得在预算方面设法。我们浪费了不少时间。

说到这里，我希望在认为适当的时候继续讨论，不是发表事先写好的演说，而是根据我浅薄的经验讲话。

(马卡提尼先生)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表达的兄弟般的友情，我也向他表示同样的友情。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卡提尼先生。安理会在上一次会议上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他发出邀请。现在我请马卡提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卡提尼先生：主席先生，本代表团极为重视的是，这次会议在你主持下召开，其历史性任务是要决定究竟采取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呢，还是赞成那个不人道的制度而不采取行动。

历史学家和国际政论家都很清楚知道，南非和印度两国人民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我们两国人民几百年来反抗共同的敌人，为共同的目标——自决的权利——而奋斗。英国帝国主义剥削的一个实例，就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六年之间的某个阶段，大约有 6,300 个立约卖身的印度人从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被运到南非的纳塔尔。

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想到他们会造成一个情况，使得我们两国人民结合成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曾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圣雄甘地在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在联合国创始之初，印度即要求将南非的白种优越问题列入议程。

我很高兴地说，有印度血统的受压迫的南非人民仍然忠于这个传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同非洲人和有色人以及愈来愈多的白种民主人士并肩战斗。他们当中的一位，麦克马哈拉吉是这个斗争中的一个有名的老战士，几天前，在声援南非政治犯的国际日的场合，他有机会向反对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请愿。他被监禁在罗本岛十二年，期满后，最近逃脱管制。同他关在一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也有印度血统的杰出领袖，例如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见齐，阿哈迈德·卡士拉达，还有白种人阿瑟·戈德堡。大会将在十一月七日开始辩论种族隔离问题，这一天恰是他们被判在罗本岛终身监禁的十五周年。

(马卡提尼先生)

主席先生，由于贵国坚决不懈地对种族隔离进行斗争，以及你个人的决心和经验，我们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将通过迅速而深远的惩罚措施，适当应付今天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借以恢复本组织逐渐消失的信誉。

现在，我想离开讲稿说几句话。按照非洲的传统，我们一向养成敬老的习惯我是在沙特阿拉伯代表之后发言。我相信他是真心诚意地向安理会提出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我不说，自决权利的原则对南非的黑人，正如对世界其他地方，是一样宝贵，如果我不指出本组织特别是安理会已经多次承认南非人民自决权的原则，最后，如果我不说明本组织已正确地驳斥了班图斯坦政策那么我就没有尽到本份。主张把黑人从南非搬到纳米比亚，就等于支持班图斯坦政策。我们拒绝这个政策，因为它是种族隔离的基础。班图斯坦政策目的是剥夺非洲人民生来就有的权利。将来一有机会，我就会向我国领导人建议同这位大使所代表的友好国家讨论这个问题。在过去，我曾经参加一个代表团谒见已逝的费萨尔国王。他保证支持我们，因此，我相信沙特阿拉伯代表今天所说的话是一片好意，但我们应经常保证我们的立场是协调一致的。

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的会议是应四十九个非洲会员国的要求而召开的。我们衷心感激这个迅速行动。无疑地，这个行动在非洲各地普遍受到赞扬，受到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持正义的力量所欢迎，还得到不结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积极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这是证明，在我们这个决定性的斗争阶段，非洲决心不再无动于衷地面对着沃斯特目前逐渐施展的计策，就是在南非实施镇压，越过边境进行侵略，准备实现他以前的话。他在一九七四年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接受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制度，否则情形就“不堪设想”。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展开侵略之后，他也曾经威胁着说：“以色列在早餐之前就把阿拉伯吃掉；我们可以在午餐之前把黑色非洲吃掉。”

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是严重无比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最接近的例子只是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在一九三〇年代，阿道尔夫·希特勒敢象约翰·

(马卡提尼先生)

巴尔撒泽·沃斯特那样向国际社会公开挑战，人类也许就可以避免上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浩劫。如果有人会觉得这样相提并论是夸张的说法，那么，他们千万必须记得，这些存有种族偏见的人不仅意识形态近似、有密切关系，而且，即使希特勒的军备比较齐全，他的武器还不及沃斯特的一半精良，而且确实没有核武器。在考虑安理会是否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沃斯特曾因担任牛车守望队的统帅而被拘留，牛车守望队是一支秘密的第五纵队，队员共有250,000人；他在一九四二年说，他这个组织是主张基督教民族主义，这在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叫做法西斯主义，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叫做国家社会主义。

正如突尼斯的常驻代表和非洲集团的发言人马哈茂德·梅斯蒂里大使一样，我也不打算详细谈论沃斯特政权过去和现在继续犯下的无数野蛮罪行。他的借口是要捍卫基督教的、西方的和白人的文化，自称是抵挡所谓共产主义在非洲渗透的堡垒——这种话，沃斯特是永远说不厌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举行这一系列会议，让那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以色列和众所周知历来同种族隔离政权勾结的其他国家——有机会立刻放弃这个政策，并且同世界上各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帮助解放运动努力捣毁这个象癌症一样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而帮助防止今后几十年的种族关系受到毒害。它们早就该证明——不是用空话，不是用漂亮的话当作鸦片，来麻醉被剥削的人，而是要以即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那个希特勒从前的门徒，今天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刽子手，津巴布韦人民的共同压迫者，安哥拉和这个次大陆的其他国家的侵略者，不是它们派在这个区域里的“警察”。西方有些政治家和战略家认为，西方除了口头谴责种族隔离以外，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它要依靠南非的贸易，原料和战略安排。现在是以实际行动来驳斥一种说法的时候。

西方国家，曾经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下错赌注，开头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后来又支持傀儡组织，到现在还没法应付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局势。我要引用我们的主席奥利弗·坦博的话来警告它们。他在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拉各斯会议上说：

(马卡提尼先生)

“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目前正依靠它们认为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却用正义的事业和争取自由的意志作为我们的武装。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世界各国人民，世界上由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国家和人民所组成的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势力无敌的、联合一致的国际支持，就是我国人民进行夺权斗争的后盾。”

现在，我要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很肯定地说，支持我们的组织就是支持建立《自由宪章》所规定的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我请求主席准许我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散发《自由宪章》这个《宪章》是被压迫人民通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自由宪章》里除其他事项外，声明南非是属于当地全体居民的，任何政府应以全民的意志为基础，否则没有正当理由自称有权力。

如果谋杀了史蒂芬·比科，拘禁了珀西·科博扎和戴维·伍兹，禁止了一些杰出的西方外交家所知道的一切非暴力组织的活动，都不证明沃斯特政权的法西斯本质，那么，我只能把我曾经对安德鲁·扬大使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也就是说，如果他过去作为民权运动领袖的在美国南方进行活动，搬到南非去进行，来反对种族隔离的话，他就会被关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依《禁止共产主义法》或其他某种残酷的法律判罪。因为，根据南非政权的法律，任何争取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联合国自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就在为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铺路，那一年，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之后，安全理事会在当时突尼斯常驻代表已逝世的蒙基·斯利姆主持下，呼吁南非政权：

“……采取旨在以平等为原则而促成种族间和谐关系为目的的措施以便保证目前情势不再延续或再度发生，并放弃其现行之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安全理事会第134(1960)号决议)

一九六三年，安全理事会在第181(1963)号决议中，不仅强烈抗议南非坚持

(马卡提尼先生)

种族歧视政策，而且进一步呼吁它释放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遭监禁、关闭或受其他限制的一切人士。安理会还庄严号召各国立即停止对南非出售并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及军用车辆。

安全理事会在同年的第182(1963)号决议中表示确信南非情势严重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在第282(1970)号决议中，回顾了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表示深信由于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及南非由若干会员国取得武器和军事设备以及若干会员国给照特许在当地制造武器和弹药，使南非的力量得以不断增加而造成的情势，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外，安理会认识到南非军队大量增加武器装备，确实威胁反对南非政府种族政策的非洲独立国家，尤其是毗邻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在第311(1972)号决议中，它确认南非被压迫人民为实现其载于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并要求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对南非的军火禁运。

最后，安理会在第392(1976)号决议中强烈谴责南非政府采取大规模的暴力行径对付与屠杀包括学童和学生与其他人在内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洲人民，并重申种族隔离是一种违背人类良知与尊严的罪行而且严重干扰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向南非政权所作无数的谴责和呼吁都被泰然地当作耳边风。有些国家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维持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的国家，对这种呼吁置之不理。结果加强镇压、屠杀事件一再发生，并对安哥拉进行侵略，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对史密斯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对莱索托进行经济侵略，一再侵害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内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并怂恿伊恩·史密斯政权对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一再发动侵略行为。

南非有些主要贸易伙伴还给它执照，使它能在生产战争设备上实际达到自给自足，并且还供给它关于生产原子武器的技术知识。除了它们之外，联合国绝大多

(马卡提尼先生)

数会员国都认为，南非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从南非政权新订的《防卫条例》来看，西方国家的这个立场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个《防卫条例》里，南非自称有权对赤道以南的一切非洲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它好战的态度，甚至把美国总统看做毫不相干而置之不理，实际上许多国家认为有集体力量对沃斯特施加压力，因此迄今阻延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但南非政权也说它们是毫不相干的。这种态度一定是同南非的核武器能力有关。现在应当由西方国家采取主动，扩大执行贝宁、利比亚和毛里求斯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中规定的惩罚措施。

我们欢迎马哈茂德·梅斯蒂里大使和其他发言人，例如贝宁代表所提出的建议认为，唯有立刻实行经济制裁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和石油禁运，才足以应付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正如梅斯蒂里大使正确指出的，尽管沃斯特政权靠仗西方的武器对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我们并不要求西方国家派军队去南非。正如我们的主席在拉各斯说的：

“我国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认识到并接受历史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的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来进行，我们决不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求全世界执行这些建议，来援助和支持我们，这样有助于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让我们人民得到必然的胜利。”

末了我要说，今天，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上，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不辜负进步的人类的期望。

主席：谢谢马卡提尼先生对我国和我个人的夸奖。

(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今天早上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但我很留心听取了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大使的发言。我一向都是这样的。我一向把他看作良师益友。他提议把南非的人迁到纳米比亚;这一点我不十分透彻了解。他是不是单指比勒陀里亚种族主义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呢,还是指两千万南非土著和其它非白种的人民呢?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联合国宪章》里载有象巴鲁迪大使所提议的这种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却是符合《宪章》的规定;它们载有和平的措施。

顺便提一提,沙特阿拉伯的财富、资源和面积绝不比纳米比亚差,奇怪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家园呢?这样或许可以解决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世界上其他人口过多的地区,例如印度,也许可以把印度人安置在象美国那样的较大、较富有和人口较少的国家,以减轻负担。

我同意世界上的财富、土地和人口都分配不匀。从这方面来看,巴鲁迪大使的提议——假如我对他了解正确的话——还有几分道理。但我怀疑美国和欧洲国家肯在它们各自的领土内无限期地收容决心推翻沃斯特的种族主义政权、夺回他们土生土长家园的政权的大批非洲解放战士。

我相信巴鲁迪大使的提议是聪明的,但我认为它们很不切实际。我希望有机会私下和他讨论这件事。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巴鲁迪大使已保留再次发言的权利。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把他刚才的话继续说下去。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曾要求让我行使答辩权,因为某些话我没有讲过,却有人说是我讲的。

我现在是对南非来的这位先生、这位自由战士和我的好朋友兰普尔大使说话。

我说,南非里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非洲黑人国家,我们应该从纳米比亚开始。

因为有些人要到纳米比亚找寻出路。我没有说南非的所有黑人都应该到纳米比亚去。我是说，现在感到不满的人可以去。

如果兰普尔大使看过记录，就不会那么挖苦地提到巴勒斯坦人，另一位先生也不会说得好象我是站在沃斯特的一边；相反地，我说作为善意的表示，沃斯特政权第一步应该解放纳米比亚，假如有人感到不满，他可以到那里去，或者为其他黑人的解放而努力。我的话并非完全是这样的。我没有说他应到那里去努力，如果我这样说，沃斯特之流就会更害怕了。

兰普尔大使，请指出我在那里说过南非的黑人都应该到纳米比亚去。我的好朋友，你不过是同在你前面发言的那一位先生玩弄权术，他说得好象我希望看到所有的黑人都被送到纳米比亚去。我绝没有这样说。为什么你说这是我讲的？

我并不是那么头脑简单。我知道数以亿万的黑人不愿离开南非；他们有权利留在那里。

可是，一九四八年的欧洲又怎么样呢？很多人在欧洲感到不满，到美国来了。这是不是说谁感到不满，都应该到美国来呢？

顺便提一提，一八一五至一九四八年有缓和，一种假的缓和；各种事情正在美国酝酿。塔莱朗和梅特涅制造了一种缓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为了安定人心；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暴动，很多欧洲人到美国来。是不是说他们不应该离开欧洲呢？是不是说纳米比亚一旦获得独立以后，假如南非有些人要到纳米比亚去，如果他们觉得白人政权仍然骑在他们头上，就不应该让他们到那里去呢？为什么歪曲事实呢——只因为你要保持现状吗？但结果如何呢？请恕我出言不逊，靠你们的决议吗？

为什么所有的人里面，偏偏有我来自毛里求斯的好朋友说我暗示所有的南非黑人——好象我说过所有的黑人——都应该移民到纳米比亚去呢？我是说，为了表示他们的善意，我们现在第一步应该先解放纳米比亚，任何感到不满的人应该到那里去，并为解放那里的黑人而努力。

(沙特阿拉伯) (毛里求斯)

如果我们设法解放这些黑人，你们肯让他们到毛里求斯去吗？ 我看你们是不敢的，你们怕他们会推翻你们的政权。

为什么把巴勒斯坦人拖下水呢？ 这是一个不该挑选的例子。 巴勒斯坦人曾经有一个家园和国家，他们会为此而战斗直到世界末日为止。 如果说我在联合国有所“勾留”——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安排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工作，然后我就要回到我的本行——使我“勾留”在这里的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不正当的局势。 你说沙特阿拉伯应该门户开放。 你为南非的自由战士开放门户吧！不，你不敢！ 下一次我发言的时候，请你们大家说话都要当心。 你们不能断章取义。 虽然你是我的朋友——就算你同我是一对亲生的兄弟——我还是要同你争论的。 你以为你是谁？

我认识费萨尔国王四十二年了。 费萨尔国王是非洲黑人自由运动的领导人。 南非的白人曾经 要在吉达为朝圣者开设一个办事处，他们求我告诉费萨尔国王让信奉回教的黑人开设一个办事处——当然是由南非来主持咯。 他拒绝了，我说，“你拒绝的对：他们可以在其它地方拿到签证。”为什么把我国政府拖下水呢？为什么把一个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已故的费萨尔国王拖下水呢？ 为什么把巴勒斯坦人拖下水呢？ 我要在外面跟你算帐。 你仍是我的朋友，但我要跟你算帐。 任何人如果暗示我说过纳米比亚可以收容所有的南非人，我都加以强烈驳斥。

如果你不把这些话当作我的答复，上帝保佑你吧！

主席：我认为，大家最好先看看巴鲁迪发言的逐字记录，不要匆匆和他争辩。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可以向巴鲁迪大使保证，我并非存心挖苦，因为我和巴鲁迪大使一样对巴勒斯坦人 怀有深情。 我的疑虑已经消除了，我感到很安慰。 我在开始发言时已经说过，我对巴鲁迪大使想表达的意思不太了解。 我十分感激他澄清了这一点。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沙特阿拉伯)

巴鲁迪先生 (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认为你不但是主席，而且是一个贤明的主席，你的意见也是最好的：大家在看过逐字记录以前，不应该匆匆作出结论。但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明：我从来没有暗示或提示应该把南非的黑人成群赶到纳米比亚去，有些人却以为我曾经这样说。我当时指的是自由战士，但是我无须提到他们在纳米比亚可以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可以努力，可以为他们仍在那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同胞而战斗。

如果我说话的方式不合正统，这是因为正统的方式行不通。我是企图打破僵局。请记住我们大家都严格遵守宪章；我们并非只是本国的代表而已。我们应该忠于宪章。我是以联合国会员国的身分发言，不单是以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身分发言。我想，每当扬大使对我们表示他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不一定符合美国政府经过精心裁剪的方式时，我们都为他鼓掌，其理由在此。我们为他鼓掌。现在我并非模仿扬大使：我在他之前、远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以前，已经表示了我的看法。但扬大使代表的是一个大国，因此你们只好低声讲话。为什么你们不同扬大使争论呢？你们同一个朋友争论。“我要把你挤到马屁股上去。”这是阿拉伯话的一句俗语。假如你看到马鞍上还有地方，你尽可坐上来，但不要把我扔下马。你们不能这样作，谁都不能这样作，即使兰普尔先生也不能这样：我懂得怎样骑马。我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别指桑骂槐。我是支持南非黑人得到自由的，但是我一直企图“打破僵局”；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我有权这样做。我不记恨：我原谅你们。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